

《碧眼金雕》系列

台湾
萧瑟

鹏城墨剑

上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

鹏城墨剑

萧瑟著

上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六诏山传人房小虹，剑术出神入化，欺师灭祖，妄图称霸武林；幽灵大帝西门熊，屈尊降贵，甘当前驱。一代隐仙沙子奇，费尽心机，造就了石砥中神化的剑术，谁知他竟是别有用心；武林人物谈虎色变的秘门十二友，因内讧演出了一幕幕血淋淋的惨剧。残酷的现实使石砥中心灰意冷，总想脱离江湖，到一个世外桃源去清修。谁知在那大漠深处的天国，仍有尔虞我诈的倾轧，大宛国主的忧伤，感染了石砥中，他只有面对冷酷的人生。西门熊和房小虹以比武为名，欲要除尽天下英雄，结果玩火自焚，俱都命丧黄泉。

本书是台湾作家萧瑟的长篇武侠小说《碧眼金雕》第四卷。您要想知道石砥中、东方萍的命运如何，书中将会给您以详尽的答复。

——

远远的雪地里，清澈地传来一阵蹄声，温和的阳光下一红一白两匹健骑结辔而行，朝这里慢慢而来。

东方玉看了看天色，道：“石兄，少林寺这次铩羽而归，慧情那老和尚必不会默默了之，这次回去可能还会再上昆仑。”

石砥中摇摇头道：“这件事还不可虑，唯一令人头痛的是那个西域飞龙手，他胆量不小，日后恐怕会惹出一场更大的麻烦。”

东方玉自从见回天剑客石砥中力挫少林群僧，掌伤西域飞龙手后，对他那身武功当真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他神色一振，大笑道：“量他一个人也做不了什么大事，江湖上最难斗的是幽灵宫，我真担心这些败于你手里的人统统投奔幽灵宫，受幽灵大帝的指使……”

石砥中想起自己结仇遍天下，心里就有一股说不出的辛酸，他茫然地望着淡淡的云天，长叹了口气落寞地摇了摇头。

“唉——”石砥中凄凉地道：“将来的事谁也无法预料，我们只有等待着命运的裁判了。”

东方玉一怔，道：“你也相信命运？”

石砥中苦笑道：“一个人在没有友情的情况下，往往会把一线希望寄托在命上，事实上命运是要人去创造……”

东方玉怔怔出了一会神，像是突然领悟了什么，他耸耸肩，那多日的愁情在这一刹忽然淡去了不少，一句无心的开导，却使一个青年人从新振作起来，倒是出于石砥中的意料。

东方玉指了指前面，道：“渡过那条河，就是‘浪人庄’，那里有我一个多年朋友，我们不妨去看看江湖上浪人会聚之所。”

他俩轻轻踢下马腹，两匹骏骑长嘶一声，如电地射到河边，只见在那冰屑初溶的河上孤零零的有一只小船。

东方玉一招手道：“船家，船家！”

船上的舟子轻轻一摇橹，分开残碎的冰块向这里划来。

东方玉突然一怔，想不到这渡河的船上坐着一冷漠的汉子，那汉子背朝船头，使人看不清他的面目。

那船虽然不大，足可容二骑，东方玉和石砥中将马牵上，各寻一个位置坐下。

船家望着东方玉比了比手势，伸出两个指头。

东方玉一笑，脑中陡地一转，疾快地忖思道：“敢情船家是个哑巴……”

他笑道：“银子少不了你的，快摇船吧。”

船家点点头，将船向前划去。

船行一半，船家忽然停了下来，打了一个手势，指了

指汗血宝马。

石砥中一愕道：“你怎么不划了？”

只听一个冰冷的声音，道：“他看上你这匹马，希望你
能拿这匹大宛国马当船资，否则他就不划了……”

语音之冷，不下于冷天吹来的寒风。

那个坐在船头上的汉子虽然在说话，却连头都不回一下，东方玉和石砥中一愕，想不到这只船上竟有这样一个冷傲之人。

“混蛋！”东方玉大声地道：“天下哪有这样贵的船资！”

那个哑船夫恍如听懂这句话一样，哇啦哇啦地怪吼了几声，作势要向东方玉扑来，状似拼命。

船头上的汉子冷冷地一笑道：“他又没有请你们来坐，是你们叫他船的，他的船资就是这么贵，给不给随你们。”

这时船行一半停在河心之中，距离河岸尚有一段距离，石砥中和东方玉看看河岸，顿知这船家和那不知名的汉子有意刁难。

“哼——”东方玉冷哼一声，道：“朋友，真人不露相，你倒底是谁？”

那个汉子蓦地一回头，冷冷地道：“在下住西山落碧处，我姓房。”

“西山落碧处！”东方玉大惊道：“你是六诏山大煞手房玄铃！”

东方玉家学识渊源，对江湖上各门各派都知之甚多，他脑海中有如电光石火样的想起一个人，不禁惊得神色一变，全身泛起一阵轻微的颤抖。

那汉子脸上没有一丝表情，冷冷地道：“你果然不错，竟一眼便认出我来了，你爹爹能有你这样一个儿子，便算不错了。”

东方玉神色略定，一指船家道：“这位大概就是哑仆韩文通了。两位不在六诏山纳福，跑到这个地方，不知有何事情。”

大煞手房玄铃嘿嘿一笑道：“所谓无事不登三宝殿。我从大漠一直追踪到这里，始终没有机会和二位见面，现在我斗胆向这位大名满天下的回天剑客石砥中石大侠商量一事。”

说着，目光落在石砥中身上，那种冰冷的目光有如两支利刃射进石砥中的心里。他心神一震，从对方的目光里，已知道大煞手房玄铃不是个简单的人物。

石砥中冷冷地问道：“你有什么事情不妨说出来，如果事情有商量的地方就谈谈，不能商量各走各的。”

“嘿——”

大煞手房玄铃嘿地一声道：“好说，在下有一幼弟，已得六诏山祖传秘学之真传，有人说将相难求，神兵利剑又何尝好求。在下之弟剑艺已成，可惜没有一件称手的兵器，我走遍天下仅发现一柄宝剑才能配得上我弟弟。”

东方玉颇感兴趣，问道：“什么样的兵器能入六诏山的

眼里……”

大煞手房玄铃哈哈大笑，指着石砥中道：“那就是这位石兄的天下第一煞剑——金鹏墨剑，所以请石兄忍心割爱，成全我小弟。”

“那怎么可以？”东方玉几乎要跳起来，他愤愤地道：“剑如武人的灵魂，石兄的剑专为荡魔护身之用，他给了你们六诏山，自己用什么？”

大煞手房玄铃嘿嘿地道：“我知道他不会割爱，不过我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，那就是把他杀了丢在这河里，他既不难过也不用再保护自己。”

“什么话？”石砥中没有料到六诏山大煞手房玄铃竟会说出这种不近情理的要求。

他怒气一涌道：“你简直不是人！”

大煞手房玄铃虽然从未出过江湖，但六诏山始终留给人们一个神秘的地方，江湖上仅知六诏山功力诡奇莫测，谁也没有真正见过。

他嘿嘿两声道：“我本来就不是人，我也不需要人家称我好，只要他们称我是仙就行了，你不要以为我真正看上你那柄宝剑，其实在我手上就有好几柄名震天下的利刃，只是我小弟只要你的那柄剑，否则……”

他向那个哑船夫一施眼色，哑仆韩文通身形一蹲，便自船舱里拿出十二三柄古包斑烂的长剑，放在大煞手房玄铃的面前。

大煞手房玄铃随手拿出一柄长剑，在那冷清的河上立

时闪过一条长虹，蒙蒙的剑气泛体生寒。

他轻轻一抖，但见剑刃上青光缭绕一片龙吟声，端是一柄好剑。

他不屑地一笑道：“这是彩虹剑，虽比不上你的墨剑犀利，倒也是一件不多见的神器，可惜我的弟不喜欢。”

他随手一掷，彩虹剑化作一缕寒光向河中射去，立时沉于河底。

他一连拿出七八支长剑，通通掷落江底，使东方玉和石砥中一愕，想不到这人如此之怪，竟对这种古神兵毫不珍惜，一一甩落河底，江湖上能有此壮举的，恐怕天下仅有他一个。

当大煞手房玄铃又掣出一柄神剑之时，忽然没有再甩落河中，他冷漠地哼了一声道：“我一连甩了这么多的神器正表示了我决心，今天如果得不到你的金鹏墨剑我誓不回六诏山！”

石砥中自得着天下第一煞剑——金鹏墨剑踏入江湖之后，还没有遇上这样一个怪人，他冷笑道：“你的心机恐怕要白费了。”

大煞手房玄铃一怔，冷冷地道：“不会，我做任何一件事都没有失过手，像这些东西我只不过化了三日时光而已，每至一处，他们双手把剑献上，唯有你不给我面子。”

“呸——”东方玉不屑地啐了一口道：“你这简直是敲

诈。”

大煞手房玄铃当真脸皮厚得很，东方玉这样地讥讽他，他非但没有生气，反而处之泰然地道：“江湖上本来就是一个狡诈的世界，想当初你老子闯进六诏山的时候，如果不是我放了他一次，他还有今天？你那老子被我一招惊得逃去，再也不敢上六诏山。”

“胡说！”东方玉上前一步，道：“我爹爹怎会在你手里……哈哈，原来六诏山是靠吹牛混吃混骗，我东方玉却不屑理会你……”

大煞手房玄铃冷冷地道：“你不信可回去问你老子，他必不敢向你提出这件事情，你如果想洗刷你老子的耻辱，可先向我仆人动手，就知我所言非虚了。”

东方玉出道至今在江湖上博得非常响亮的名声，他见大煞手房玄铃如此地瞧不起他，顿时有一股怒火冲上来。

他气得全身一颤，浓浓的杀意弥漫布起，身形向前一欺，单掌斜斜地抬起，大喝一声，怒叱道：“我先杀了你再说！”

一掌斜劈而出，掌影如山，当空罩下。

哪知他身形一动，掌劲尚未吐出，陡觉有一股暗劲自旁侧袭来，那股暗劲极大，恍如一座山移来一样，他心中一骇，吓得连着倒退两步。

哑仆韩文通连着比了两个手势，嘴里发出一连串的怪异声音，指了指东方玉又指了指自己的鼻子。

大煞手房玄铃冷冷地道：“他说你先和他斗上一斗，如

果能胜他，你才有资格和我交手，否则你甭想。”

“哼——”东方玉受不了大煞手房玄铃的冷嘲热讽，气得大吼一声，在鼻子里透出一声重重的冷哼，然后说道：“我先收拾了他再找你算帐。”

一道掌影横空击出，那股沉猛的劲风立时回旋翻涌，好似一个涛天巨浪样地向哑仆韩文通劈去。

哑仆韩文通怪叫一声，身形陡然疾转，黑色大袍一阵抖动，身形已跃在空中，轻轻地弹出一指。

强劲的指风如电，划过空际一闪而去。

东方玉想不到一个默默无闻的仆人都有一身幻化无比的功夫，心里一惊，脚下立时一旋脱出指风的范围。

他大喝一声道：“你有种接我一掌！”

他暗中已将全身劲气蓄于掌心之中，等着哑仆韩文通身形一落之时，迅快地一掌劈出。

哑仆韩文通一丝也不含糊，身形一落，右掌如电地迎上，轻松地一声大笑，恍如夜鸟一样难听。

“砰——”沉重地一声大响，震得小船都几乎要翻了过来，东方玉只觉手臂一麻，通身剧烈的一震。

哑仆韩文通扬手大叫道：“喀！喀！”

他身形如风一下子便闯了过来，未容东方玉有变招抗拒的机会，舒出一指，点将过来。石砥中心头一震急喝道：“东方玉，小心！”

但时间上已晚了一步，东方玉只觉全身一颤，身上已着实被点了一指，僵死在地上，连动都没动一下。

石砥中一掌把哑仆逼退，伸出一手在东方玉身上点了几下，那知哑仆韩文通点穴手法怪异，以石砥中心中所学竟无法解得开。

大煞手房玄铃冷漠一笑道：“在你若能解开六诏山独门的点穴手法，六诏山怎能称为天下最神秘的地方，嘿，嘿。”

石砥中冷漠一笑道：“六诏山并非什么了不起的地方，阁下自信六诏山的人都可天下无敌，那可是太小看天下了。”

“嘿——”

大煞手房玄铃低声道：“现在该我们两人的事情了，我知道你的功力不错，如果我们也像俗人那样动手太俗气了。”

石砥中神色凝重地吸了口气道：“随你怎样，我都奉陪就是。”

大煞手房玄铃嘿嘿两声道：“我这里有个小小的玩意，我俩各吃进一个再动手如何？”

石砥中朝他手中一望，只见有两个鲜红的桃子托在掌心之中，那桃呈紫红色，皮上泛起一种红色的光芒。

大煞手房玄铃阴阴的一笑道：“这虽像是桃，却不是桃，这是‘夺命红艳果’，服下之人在半个时辰之内发作，我俩各服一个再动手一拼，看看谁能克服剧毒，等我俩拼完，你也差不多要死了……”

石砥中冷哼一声道：“你想得倒周到，我死了后你好拿

剑一走。”

大煞手房玄铃冷冷笑道：“这个自然，虽然我也无法抗拒了‘夺命红艳果’的剧毒，但我自信我那哑仆会把我背到六诏山，只要给我服一种解毒草便会好了，而你……”

石砥中一生之中从未向任何人低过头，他一见大煞手房玄铃一种挑战的姿态望着自己，顿时大怒。

他一把抢过一个“夺命红艳果”道：“一个小小的果子也能毒死我？哼！”

他明明知道“夺命红艳果”，服下无药可救，但是为了——一生的英名，他不惜下一次生命的赌注，张口一咬将那“夺命红艳果”服下。

一股甘凉的甜液顺喉而下，石砥中急忙运起神功施出苦修的先天真气克制住那咽下去的剧毒。

他一拭嘴角，只见大煞手房玄铃也吞了“夺命红艳果”，两人互相望了一眼，各冷哼一声。

大煞手房玄铃冷冷地道：“拿出你的剑来，我的目的就是它，如果你不交出它来，我六诏山大煞手的阴毒手段，你会很快地领略到。”

“哼——”

石砥中将全身劲力运转一匝，那无穷的劲道倏地布满全身，他目中寒光一涌，冷笑道：“阁下的嘴唇功夫不错，你只要有本领我自然会把金鹏墨剑双手奉上，遗憾的是阁下没有这个本领！”

“嘿嘿！——”

大煞手房玄铃嘿嘿的两声冷笑，陡地自空中跃了过去，他右掌斜斜的一舒，五指突然抓向石砥中身上。

石砥中只觉一阵目眩，竟无法看清他这一抓是从何而来，他心里寒悚的一惊，足下连着退了三步，单掌一扬劈将出去。

大煞手房玄铃咦了一声，道：“你的功力比我估计的还高，这样看来我们必须做一个公平的决斗，你才会输得心服口服。”

语音稍微一歇，向那哑仆韩文通道：“给我拿家伙来。”

石砥中见大煞手房玄铃的功力超过意料之外的高，顿知今日遇上生平之劲敌。他以为大煞手房玄铃的兵器必是一件前古罕见的神兵器，哪知哑仆韩文通拿的是一支铜杆大笔，和一盒研好的墨汁。

大煞手房玄铃将笔拿在手中一挥，道：“我生平与人空手惯了，没有什么称手的兵器，今日见你是我罕见的一个劲敌，只好将我多年未用的‘寒山大笔’拿出来应个景儿。”

他脸上阴阴地一笑又道：“你如果能在‘寒山大笔’下走一百招，便难能可贵了。”

他向哑仆韩文通施了一个眼色，哑仆韩文通立刻又拿出一块丝织的白绫，铺在大煞手房玄铃的脚前。

石砥中从来未见过这样古怪的兵器，暗中不禁一凛，双目紧紧地投落在那笔上，冷冷地道：“阁下不要拖延时间了，我那朋友还得解救呢。”

大煞手房铃斜睨了东方玉一眼道：“他死不了，你快拿出金鹏墨剑抵抗。”

“呛……”

一声龙吟般剑啸之声响起，空中立时闪过一道凄迷的光芒，冷寒的剑气一涌，使那河上的冰屑又凝结一层寒气。

“好剑，好剑。”

大煞手房玄铃连声称赞道：“面对如此好剑，我房玄铃更加技痒了。”

语音一落，他突然盘膝坐在那块长绫之前，“寒山大笔”沾了沾墨汁，陡地向空中一点——

一点墨汁化作一缕黑光倏地向石砥中面门上射来。石砥中一愕，没有想到大煞手房玄铃会如此的攻击自己，他心中一惊，疾快地抡剑上迎那点墨汁——

“叮——”

石砥中只觉手臂一震，剑刃上响起一声清脆的响声，逼得他身形连晃二晃。

他诧异地疾忖道：“这人功力难道真的已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了，仅仅一滴墨汁便以内家真劲伤人，看来我非小心不可……”

大煞手房玄令点出一滴墨汁之后，便低头在那条长绫上挥笔写了两个字，他恍如作诗对词一样，对石砥中连正眼都不看一眼。

良久，他方抬头冷冷地道：“你怎么不动手？”

石砥中冷哼一声，长剑一抖，道：“你准备接招吧——”

他深知房玄铃敢这样悠闲的振笔挥着，定有过人的功力，深吸口气，一缕剑光陡地弹射颤出。

大煞手房玄铃低头挥笔疾书，对劈来的长剑连看都不看一眼，等那冷寒的长剑离身不及五寸的时候，忽然手臂轻抬，“寒山大笔”突然挥了过来。

这一挥之势甚大，只听“当”地一声，石砥中手上长剑便被封了过去，数点墨汁化作缕缕寒光，朝他身上疾射而至。

石砥中身形疾晃，险险避过疾射而至的数滴墨汁，他冷哼一声，长剑反臂抖出，一缕寒光陡地颤削而去。

哪知他的剑势未发一半，陡觉丹田中升起一股凉意，那股凉气逐渐扩散开来，使得全身劲力消逝无形。

他心中一骇，脑海中疾快地忖思道：“这一定是夺命红艳果发作了，现在胜负未分，此毒已经发作，看来我今天真是该命丧于此了……”

石砥中急忙运起神功，与体内郁藏的剧毒相互抵拒，但“夺命红艳果”产自六诏山，是举世七大异果之一，所含毒足够杀死一条大蟒蛇，石砥中虽然已达三花聚顶，玄奥通神之地步，也无法和这种剧毒相抗衡。

大煞手房玄铃冷冷地望了他眼，不屑地道：“怎么样，是不是没有力气了？”

石砥中冷冷地道：“阁下也不见得比我好多少，现在你

我得胜机会各半，谁也不能妄下断语。”

大煞手房玄铃显然也是中毒已深，额上已泛现出晶莹的汗珠，他勉强笑了笑，一副不在乎的样子，道：“我与你不同，‘夺命红艳果’产自六诏山，我自然有解毒的办法，而你却只有活活地死去，凭本领，你确是一个罕见的劲敌，论经验，我比你高出太多。”

石砥中突然哈哈大笑道：“智者千虑必有一失，你虽是筹划缜密，却忘了我在临死之前还有一次杀死你的机会。”

大煞手房玄铃摇摇头，道：“我现在发现你是一个可爱的劲敌，不过有一点你又忘了，我有一盖世功力的哑仆，他是否能在你将杀我之前杀死你，我想你的心里比我还明白。”

石砥中心神一震，不禁斜睨了哑仆韩文通一眼。大煞手房玄铃果然说得不错，哑仆韩文通目光炯炯，神色紧张地监视着石砥中，显然对方只要临死之前妄图挣扎，他全不顾己身的危险，首先杀死石砥中。

石砥中不屑地道：“你原来有这一条毒计，早知这样我也不会服下那颗红艳果，而处处落入你的算计之中。”

大煞手房玄铃得意地笑道：“攻敌先攻心，我在未来之前已想好对付你的方法。”

石砥中这时虽然怒不可遏，可是全身的劲气凝而不聚，竟无法发出最得意的剑罡功夫。

他连着暗暗运了几次气，始终不能逼住那存于丹中的